Globethics Repository



薇依論世界之美 [Weil on the Beauty of World]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GE, Tibiao
Publisher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0 13:20:5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5219

薇依論世界之美

Weil on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葛體標

GE Tibiao

作者簡介

葛體標，寧波大學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GE Tibiao, Lecturer, Ningbo University.

Email: getibiao@126.com

Abstract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as Weil understands it, is the order and law of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ter, the law of the world is a complete necessity and the violence of matter. But precisely for this reason,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as a kind of necessity, is the accuracy of the cosmos, which is limited by God's mind. Through examining the law of the world and the violence of matter, we can find the road towards transcendence from matter to mind and from gravity to grace.

Keywords: The Beauty of World, Necessity, Grace

薇依和貝蘭神父的友情，被薇依視為內心愛上帝的一種方式。由此，薇依寫給貝蘭神父的書信，也可視為內心愛上帝的言辭。在《精神自傳》這封書信裡，薇依坦誠地說到了自己在青春期時遭遇的核心焦慮。薇依的兄長天資卓絕，兄長的天賦給薇依造成極大的壓力。薇依看到自己無望躋身於她兄長這一類天才的行列，無法進入真實的超越王國，失去了生命的信心，甚至產生了死的念頭。薇依並不是因為自己不是天才，而是因為無緣睹見真實而絕望。看不見真實，毋寧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薇依異乎尋常地渴求真實。數月之後，這個 14 歲的孩子便驀然醒悟："永遠確信不管什麼人，即使天資等於零，只要他渴望真實並鍥而不捨地追求真實，就會進入這個天才所特有的真實王國。這樣他也能成為天才，即使這個天才由於缺乏才幹並不外露也罷。"[①]真善美，對於薇依而言均可統稱為真實。在塵世中，最觸目的真實莫過於世界之美。薇依所理解的世界之美，指的是世界的秩序和法則。世界的法則從物質上看完全是必然性，是物質的暴力。但正由於世界的法則是必然性，它才是宇宙的精確，這種精確是被思維所限制的。通過注目世界的法則、物質的暴力，就能找到從物質到思維，從重負到神恩的超越之途。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專案《當代神學與人文學的交叉概念及學術對話》(項目批准號 2006 ZDXM 730002) 成果之一。[This essay is par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key research base project -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s and Academic Conversation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fund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ject No.: 2006 ZDXM 730002).]

① 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年，第 21 頁。[Simone Weil, *Waiting for God*, trans. DU Xiaozhen and GU Jiache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21.]

一

在薇依看來，愛世界之美是愛他人的補充。愛他人和愛世界之美是內心愛上帝的兩種主要方式。但問題是《福音書》中只有兩處提到世界之美：一處是基督訓導門徒效法飛鳥與百合花的順從，不要為明天憂慮（太 6:25-34）；另一處是基督訓導門徒效法陽光和雨水，一視同仁地愛仇敵。（太 5:43-48）薇依認為，《福音書》很少論及世界之美的原因在於人們早已普遍接受世界之美，就不必多費筆墨再三強調。事實上，在《福音書》惜墨如金的記載中，基督兩次論及世界之美，已經並非少數了。而且，在《舊約》的《詩篇》、《約伯記》、《以賽亞書》等經卷裡都有關於世界之美的華彩章節。更為重要的是，薇依尤為珍愛希臘、印度、中國等早期文明中所普遍論及的世界之美。在世界之美這一議題中，薇依找到了基督教和異教文明的相通之處。正因為如此，薇依認為世界各早期文明具有與基督教同樣的價值。教會經常不能接納這些閃爍著真理光輝的典籍，由此薇依認為教會主要仍是屬於社會的事物。薇依認為，世界各民族中前基督教的思想甚至可以取代《舊約》，世界之美正是內心愛上帝最為明確而普遍的表達。

在愛世界之美上，薇依認為希臘的斯多亞主義尤為切近基督教。在基督教中，聖・法蘭西斯的詩作以及他的隱修生活都是愛世界之美的最好例證。在 11、12 世紀的文藝復興中，朗格多克和奧克地區的行吟詩人都與世界之美保持著密切的接觸。然而，在薇依看來，13 世紀之後歐洲就已開始變得自我封閉，隨後而來的那一場文藝復興是一個假象。這後一場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放棄了世界之美，人的因素已經高過世界之美。如今，白種人的世界發展建立在毀壞世界之美的基礎上。即使如此，對於他們來說，世界之美仍

然是接近上帝最便捷的途徑。與世界之美的接近程度，是薇依度量一個思想家和一個時代的重要尺標。薇依說："世界之美是最普遍、最容易、最自然的道路。"[①]因為愛他人對於現代人，是更為罕見之事。相對於愛他人，世界之美不可撼動地存在著，世界之美作為世界的法則是不可摧毀的必然性。薇依給現代人開出的療救之方，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項便是增進對世界之美的領會。

薇依認為世界之美是上帝棄絕之愛的表現。薇依說："上帝使這個世界存在，並自願不對這個世界發號施令，儘管他有這種權力，他一方面自願讓同物質緊密相連的機械的必然性（包括靈魂的心理物質在內）代替他主宰一切，另一方面讓位於堅持正統思想的人所具有的基本自主性。"[②]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並撤出世界，以便讓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正如薇依所說："上帝的在場。這應當從兩方面去理解。上帝作為創世主，自萬物存在之時起，他就在一切存在之物中。上帝需要被造物合作的那種在場，正是上帝的在場，並不因為他是造物主，而是因為他是聖靈。最初的在場是創世的在場。其次的在場是失去——創造。"[③]在薇依看來，上帝可以作為造物主而在場，然而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創造恰恰是通過上帝對受造物的隱藏來實現的。上帝的創世並非強行進入世界，而是相反，恰恰是上帝對於世界的撤退。這種撤退，就是上帝在創造之後的失去創造。失去創造並非遺棄這個世界，而是將世界還給世界，還給世界之美和世界法則的統治。

創造是一種愛的行為，上帝通過受造物實現自愛。失去創造，賦予了受造物成其所是的可能。如果上帝不失去創造，那麼就只有

---

① 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第 100 頁。

② 同上，第 96 頁。

③ 薇依：《重負與神恩》，顧嘉琛、杜小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8 頁。[Simone Weil, *Gravity and Grace*, trans. GU Jiachen and DU Xiao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38.]

上帝自己。上帝就是愛，上帝的創造也是愛的行為。在薇依看來，上帝的愛是一種自愛。上帝創造了受造物，以便通過失去創造，讓受造物成為上帝所愛的存在。在這樣的受造物中，上帝實現對自己的愛。由此，可以看到薇依同時以愛和棄絕來思考上帝的自愛與創造。上帝的創世正是一種棄絕，同時是一種愛。在上帝的所有行為中，都包含著這種矛盾和絕境。讓受造物成為受造物，就是讓受造物成為必然的存在，處於必然性中。受造物失去創造，也就失去了上帝的直接統治，上帝在受造物中間接地在場。受造物完美無缺地受制於世界的法則，世界法則的精確性只能以美來形容。由於上帝的撤退，上帝在受造物中不在場，但上帝並非完全地遺棄受造物，而是愛受造物，使受造物成為受造物。上帝撤退是為了讓受造物被必然性的世界法則接管，而世界的法則被更高的上帝之愛統治。

在世界之美和世界法則中，上帝是沉默的。20 世紀對上帝沉默的思考，或許還需要從世界之美中得到啟迪。在薇依看來，沉默是一種比聲音更為內在的和更為真實的事物。上帝若作為直接可感之物，那麼上帝就只是偶像而已。上帝必然超逾感知、超逾聲音，上帝甚至是沉默的。薇依曾以埃斯庫羅斯《奠酒人》中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特斯的相見為例論及上帝的沉默。厄勒克特拉極為渴慕見到俄瑞斯特斯，但這種渴慕面向的是空無。當俄瑞斯特斯真的突然來到眼前時，厄勒克特拉幾乎只能用雙手去觸摸她的兄弟。對於塵世中的人，上帝就是沉默的俄瑞斯特斯。在世界之美中，萬物圓滿而寂靜，它們按照某種精確的世界法則運行。不存在奇跡和機械降神，一切都在法則的軌道裡。薇依認為上帝是非個性的，具有無名性。上帝是自我棄絕的最高楷模，當上帝自我棄絕時，上帝傾空了自己所有的特性，以至於達到一種無名的狀態。薇依並不認同以具體的、人形的基督去設想上帝，薇依所理解的基督主要是受苦的基督。那麼復活的基督對於薇依來說，是否過於榮耀、過於刺眼，以致不能再繼續使她羨慕十字架呢？對於薇依來說，陽光和雨水要比

基督更接近本真的上帝。陽光和雨水是無名的，而且普照和揮灑在一切之上，並不區分好人還是歹人。對於薇依來說，真正沉默的上帝或許只能在世界之美中找到。

二

在失去創造中，世界呈現為必然性。必然性最為直接的觸感是力量。必然性的力量在物質、戰爭、勞動、死亡的暴力中是昭然若揭的。物質的暴力以法則的精確性展示了嚴峻的必然性。荷馬史詩中的大海和兵器可以說是兩部史詩的核心。奧德修斯不得不經受大海的暴力，在海上漂泊飽歷痛苦。大海是無情的，並不會因為某個個體而減弱它的力量。大海的暴力是完全一視同仁的殘忍，它吞沒一切、摧毀一切，毫不留情。同樣，《伊利亞特》中的兵器展示了一幅幅殘忍的死亡場面，戰爭毫無憐憫地將死亡帶給人類。薇依在關於《伊利亞特》的出色研究中將《伊利亞特》視為一部力量之詩："力量，就是把任何人變成順服它的物。當力量施行到底時，它把人變成純粹意義的物，因為，它把人變成一具屍體。"[①]在兵器面前，人失去了作為人的全部內在性，人被暴露在純粹的力量面前，以致於成為了物、成為了屍體。整部《伊利亞特》都充斥著人臨終時刻的場景，此時人被剝奪了一切幻想的光環，不得不承受必然性暴力對生命的侵吞。1934 年至 1935 年，薇依在工廠勞動。薇依在勞動中，感受到奴隸般的必然性。在勞動中，她只能被當作牲口和奴隸，剝奪了閒暇，勞動的暴力使她淪為物。當必然性展示為力量時，人就被拋甩進暴力的強制中。

[①] 薇依：《〈伊利亞特〉，或力量之詩》，吳雅凌譯，載《上海文化》，2011 年第 3 期，第 67 頁。[Simone Weil, "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 trans. WU Yaling, *Shang Hai Culture*, no.3(2011): 67.]

在必然性的暴力面前，人沉淪在純粹的不幸中。正如薇依所說：“有一種不幸是：人們無力承受它延續下去，也無力從中擺脫出來。”[①]不幸的特點就在於不堪承受又無法逃避，必然性超出了人類的有限性所能擔負的。在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中，人的時間破碎了，失去了所有方向，以至於必然性呈現為純粹的時間暴力。《伊利亞特》中臨死者的面容正是這些不幸者的面容，譬如臨死時向阿基琉斯求饒的赫克托爾、親吻殺子凶手阿基琉斯雙手的老國王普裡阿摩斯等。薇依尤為敏銳地指出：“詩中沒有一個人不在某個時刻被迫向力量屈服。”[②]另一個薇依看重的不幸者的例子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關於孩子眼淚的著名篇章。[③]伊凡對阿遼沙說道：“只要還有時間，我就要抓緊保衛自己，所以我決不接受最高的和諧，這種和諧的價值還抵不上一個受苦的孩子的眼淚，——這孩子用小拳頭捶著自己的胸脯，在臭氣熏天的屋子裡用無法補償的眼淚禱告著：‘我的上帝！’所以抵不上，就因為他的眼淚是無法補償的。”[④]這個受苦的孩子，他無法補償的眼淚顯露了純粹的不幸。在這裡，萊布尼茲式的最高和諧無法給人帶來安慰。無法補償的眼淚裡面，是全部必然性的暴力，是純粹的、無法慰藉的受苦。

必然性作為力量和不幸，具有充分的嚴格性，它加諸於人的痛苦具有法則的精確。單從必然性的暴力外表來看，它意味著精確的冷酷、重負的法則。當自然的必然性法則一旦加諸於人，它就突然釋放出恐怖的力量，以至於人在其中完全成為了喪失方向的物。在人的面前，必然性的力量仿佛在操弄力的遊戲，人正是這一殘酷遊

① 薇依：《重負與神恩》，第 83-84 頁。[Simone Weil, *Gravity and Grace*, 83-84.]
② 薇依：《〈伊里亞特〉，或力量之詩》，第 71 頁。Simone Weil, “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 71.]
③ 參見薇依：《重負與神恩》，第 82 頁。[See Simone Weil, *Gravity and Grace*, 82.]
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耿濟之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第 366 頁。[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 GENG Jizh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81), 366.]

戲的致命玩偶。在必然性法則的統治之下，人處於茫茫的暗夜之中，處於碎片化的時間之中，完全喪失了走出無法承受之困厄的方向。在絕對的暴力統治中，沒有超自然之光。但是在薇依看來，冷酷的必然性同時也是仁慈的必然性。薇依以雙重眼光看必然性，並在冷酷的必然性和仁慈的必然性之間實現反轉。薇依說："倘若我們把我們的心靈移出自身，移出世界，移出時空，移至天主所在之處，如果我們從那裡觀察這個機制，它就完全不同了。類似必然性的那種東西變成順從。物質完全是被動性，因而完全順從上帝的意志。除了上帝和順從上帝的東西以外別無其它存在。"[①]法則正因為是必然性，它才不是偶然施暴。正因為其外觀的殘忍，它才是無動於衷地聽命於上帝。

如果海浪只是偶然地施暴，那麼它就仍是有選擇的。但海浪一視同仁地施暴，這種別無選擇的必然性，才表徵了海浪處於絕對的被動性中。海浪的施暴與百合花的柔和，兩者是同一種必然性的兩幅面孔：一者是令人恐懼的，一者是令人歡愉的。它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絕對地順從上帝，作為力量順從上帝，也作為柔和順從上帝。力量與柔和，作為順從上帝的形象而言，是同質的。因此，《約伯記》中所說的波希墨特、利維坦與《福音書》中所說的飛鳥、百合花，都指向了萬物對上帝的順從。由此，必然性作為重負的法則，就是完全順從的形象。正如薇依所說："一切看得見摸得著的力都服從一個它們永遠無法跨越的不可見的限制。在大海中，一個浪上升、上升、再上升；到了某一點——然而此處惟餘虛空——它就停止了。"[②]從人的目光來看，必然性就是重負的法則。從神的

[①] 薇依：《在期待之中》，第 73 頁。[Simone Weil, *Waiting for God*, 73.]

[②] 薇依：《紮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徐衛翔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第 254 頁。[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s Mankind*, trans. XU Weixi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254.]

目光來看，它就是順從的形象。薇依的思想要求人同時以雙重眼光來看世界之美。在順從上帝和加諸重負之間，必然性的法則是令人驚詫的美。世界之美正是在物質對上帝的順從中，達到了它的極致。因此，基督在《福音書》中教導人學習飛鳥與百合花的順從，在這種順從中，人可以獲得順從上帝的美。

三

在薇依看來，暴力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限制。正如海浪不會無限制地上升，物體不會無限制地被拋離地面。薇依認為這種限制的思想是畢達哥拉斯學派、斯多亞主義以及遠東的印度教、中國的老子等所共用的思想，它也是基督教的精粹。《詩篇》第 104 首中寫道：“你為水設定了不可跨越的界限，免得它們淹沒新的土地。”在薇依看來，這種限制正是人在塵世的慰藉：“這是給予人的保證，是約櫃、盟約、此世看得見摸得著的應許、希望的可靠支撐。這就是真理，當我們每一次感受到世界之美時，都會咬動我們的心。”[①]限制意味著無論塵世中的必然性法則如何強大，都只是完全地馴服於上帝。暴力並不能肆無忌憚地吞噬一切，因為在暴力之上的是愛，是思維。思維高於物質，愛高於暴力，上帝高於世界。暴力置身於必然性的關係中，必然性的關係由思維和愛構成。這一必然性的關係對人和天地的保護，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世界之所以是美的，就是因為世界處於更高的超自然的必然性關係中，處於更高的確定性的限制之網中，它的必然性外觀正是超自然的順從形象。薇依曾舉例，即使希特勒也能領會到宇宙天體的精確迴圈，只是這種迴圈不是弱者對力量的順從，而是力量對永恆智慧的順

[①] 薇依：《紮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第 252 頁。[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s Mankind*, 252.]

從。世界之美、世界的秩序、世界的法則，並非僅僅是精確性，它還是能思維的愛。

如果說冷酷的必然性是重負的法則，那麼仁慈的必然性就是神恩的法則。兩者同時出現於某物，這本身就是超自然的現象。塵世的事物並非某種單純的事物，而是奇特的混雜，包含著互不相容的對立面。但是在神恩的干預下，對立面完美無缺地結合在一起。薇依說："對立物的良好結合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的。因此，統治和壓迫之間的對立是在法的層次上解決的，法即平衡。"[①]世界之美，也就是世界的法則，是對立面的平衡。對立面的平衡是對限制更為形象和具體的表述。對立面的平衡表現為限制。在對立面的平衡中，必然和自由神奇地結合，冷酷的必然性和仁慈的必然性神奇地結合。這兩者的結合，正是在神人之間，所實現的奇跡。若沒有必然，自由就是輕巧的。若沒有自由，必然就是死寂的。只有在必然的強力中，自由才是可以得獲和保存的。只有在自由的釋放中，必然才是可以去順從和超越的。正如薇依所說："猶如波浪的起伏，所有此世現象之前後相繼——均由相互補償的平衡（rupture dequilibre）而構成：生與死、盛與衰——都使人鮮明地感受到限制之網的不可見的臨在，這網雖無實體，卻比磚石還硬。"[②]互不相容者所實現的是超自然的統一，超自然地合乎比例。這種比例就是中道（le juste milieu），即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絕對公正，超越了平等和不平等的宇宙性平衡。這種互不相容之物在更高的關係中所達到的平衡，正是神聖。世界之美，其暴力的方面和順從的方面，在更高的必然性關係中達到公正的比例。

[①] 薇依：《重負與神恩》，第 104 頁。[Simone Weil, *Gravity and Grace*, 104.]

[②] 薇依：《紮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第 255 頁。[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s Mankind*, 255.]

互不相容者實際上是同一事物的雙重現象。薇依說：“一切都只是一個、同一個事物，相對於上帝就是永恆智慧，相對於宇宙就是完美的服從，相對於我們愛就是美，相對於我們的理智就是必然性關係的平衡，相對於我們的肉體就是暴力。”[①]對於具有雙重現象的永恆智慧，我們只能以思維去接近。因為永恆智慧正是超越了物質的思維。薇依很自然地就此強調了注意力的重要性。正是在注意力這一點上，薇依找到了天才的真正標誌，從而克服了與自己兄長比天分的內在焦慮。注意力不是繃緊肌肉，不是使自己變得愈加僵化，而是啟動內心深處的懇求。相對於肉體的繃緊來說，注意力就是內心的目光，內心的目光看不在場的上帝，就是看一個愛的深淵。注意力不是投射在某個在場之物，而是投射在不在場之上，因為應愛的人不在場。正如上帝以必然性在場，事實上是失去創造，是不在場。那麼內心愛上帝，就是愛不在場的上帝，愛一個遠非在場的偶像的上帝。對不在場之物的純粹渴望，就是薇依所說的注意力。薇依甚至認為全部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均在於形成這種超自然的注意力。薇依已經將信仰轉變成了注意力的訓練，這雖然遠離了繃緊肉體，但同樣有繃緊精神的危險。我們在薇依那裡更多地看到限制和專注，而不是開闊和釋放。在注意力的訓練中，顯明了薇依作為一個苦行主義者的思想理路。

用注意力去接近世界之美，至高法則的平衡。注意力和法則處於同一個超自然的層面上。注意力是人心靈中超自然的理智感官。通過注意力，可以看到不在場之物，可以喚起內心的渴望和確信。注意力是以目光來拯救，而不是以行為來拯救。這種拯救恰恰是最為激烈的，因為它拒絕了一切謊言和一切實存。注意力喚起了實存的危機，在注目不在場之處時，克制對不在場之物的召喚，而是順

[①]薇依:《紮根: 人類責任宣言緒論》第 262 頁。[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s Mankind*, 262.]

從於必然性，那麼就能從注意力的深處產生一種絕對的贊同。薇依曾舉過一個極佳的例子，這種贊同正如未婚妻同意婚事時所作出的努力。我們愛世界之美，也就是在注意力的深處贊同世界的法則。這種贊同並非肌肉的努力，而是一種期待。在這裡，個人並不能做出什麼努力，因為注意力、期待、贊同，這些行為都是被動性的行為。我們不可能動用肉身中的感官進入超自然的領域，而只能是超自然領域中的神奇事物自行向我們開啟它的奧秘。我們所能做的僅僅是贊同神奇事物的開啟，贊同世界之美的奇跡，這種贊同已然是人所能做的最高德行。去竭力達到這種純粹的被動性，去傾聽一個茫然之中的應允，正是薇依苦行的意旨所在。正如她所宣告的，即使永生放在桌前，若沒有得到應允，她也是不會冒然奪取的。

四

被動性也就是放棄自身，成為仲介，使自己順從必然性的法則，不啟用自己肉身的能力，以便領受超自然法則的平衡。被動性所達致的思想境地，是使自身成為上帝和造物之間的媒介。薇依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筆桿，筆桿是手和字之間的仲介。筆桿自身並不做工，它僅僅承納手的勞動，並傳遞手的勞動通往紙面以便書寫。筆桿作為仲介，以其自身的不做工，促成了寫字的勞動。成為仲介，就是成為上帝和造物之間的筆桿。在薇依看來，基督就是純粹的仲介，而這一思想同樣表現在數學中，尤其是畢達哥拉斯學說。在薇依看來，一切神秘文化中最精深的是畢達哥拉斯學說，這種學說在菲洛勞斯（Philolaus）、柏拉圖和阿那克西曼德等人那裡均有體現，他們的學說是基督之前的基督奧秘。菲洛勞斯說“一”（One）創造了“統一”（Unity），“統一”的中心是火（聖靈）。柏拉圖認為數是一和無限的仲介，相當於聖子的位格。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思想思想”（Thought is the thought of thought.），薇依在這個定義中

道出了三位一體（Trinity），思想有三個位格：思想（聖父）、思想（聖子）、思想（聖靈），思想既是主動、又是被動，還是運作著的。這些思想其實都已經顯明了第二位格的仲介意義。

究竟什麼是仲介？薇依列舉了很多《約翰福音》中的經文。譬如，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約 15:9-10）"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約 10:14-15）"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裡。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裡，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裡。"（約 15:9-10）"使他們都合而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約 17:21-22）。

這裡所呈現的正是"人：耶穌=耶穌：上帝"的分數關係。在分數的兩邊，耶穌是共同的，是作為關聯兩個分數的仲介。這對應於數學的表達就是：a/b=b/c。只有通過 b，a 才能通往 c。相應地，只有通過耶穌，人才能到父那裡去。在薇依看來，上帝是真正的幾何學家。正義是由和諧而來的超自然的友愛。薇依說："在由友愛這個詞指示出來的三種關係中，上帝總是仲介者。他是他自己與自己的仲介。他是他自己與人的仲介。他是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仲介。上帝實質上就是仲介。上帝是和諧的獨一原則。這是為什麼歌聲適合於讚美。"[①]數如同日晷固定的指針，是事物的形式。必然性由各種可變事物的表面變動構成。必然性是我們的自然（nature）

[①] Simone Weil,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Ancient Greek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76.

和我們的自由的贊同（consent）之間的仲介，我們的自然服從必然性，我們的贊同就接受它。只要服從必然性，那麼必然性中就有上帝的意志活躍起來，於是從必然性中藉著上帝得到超脫。我們的贊同作為服從必然性，也就是放棄自我，接受被動性。服從必然，就是使自己成為筆桿，以便能被上帝之手所握。在對成為仲介的贊同中，贊同了基督位格，基督的位格是通過自我棄絕（renunciation）實現其功效的。它的功效正在於自我離棄，基督通過自我棄絕成為仲介，又通過自我棄絕離開大地。

如何從實存通往理想，從此岸通往彼岸，從死亡通往永生，中間的鴻溝如何跨越，這是思想史中千古不變的命題。能夠連接起這一鴻溝的就是至高的仲介。我們可以在諸多思想家那裡找到相類的公式。柏拉圖試圖借助蘇格拉底這一哲學家形象實現靈魂轉向的教育。康德試圖以藝術品連接起無機物和有機物。尼采試圖以超人為範例，使人通往大地的意義。而馬克思則以無產階級為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作為摧毀一切階級的階級，致力於使人們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然而，20 世紀的災難，正在於強行居有仲介的位置。在神和人之間自命為仲介，自命為先知，就會傳達錯誤的神諭，造成錯誤的行動。事實上，“人：耶穌=耶穌：上帝”的奧秘更在於耶穌是自我撤退的，即耶穌在此公式中自行隱去。正如《約翰福音》17 章 11 節所說的：“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薇依反覆強調的是上帝的自我棄絕。薇依在基督的十字架遺言中找到了基督教神聖事物的明證：“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 27:46）基督教的上帝是自我棄絕的上帝，在十字架遺言中上帝的自我棄絕達到了最為深邃奧秘之處。任何自命仲介，若沒有棄絕的維度，就會成為神人之間的阻礙。造物成為仲介，是使造物相互成為仲介，以至於形成造物的仲介連環。基督的離去，正是要使人們彼此相愛，彼此成為仲介。

五

在薇依看來，世界之美，就是基督通過物質微笑。世界之美就是基督和人之間的仲介。世界之美就是造物互為仲介的美妙圓環。世界之美，因其以物質性的馴服完全模仿了基督的仲介功效，它才是美的。世界之美或可用薇依所喜愛的圓形來形容，是完美無缺、互為仲介的。在上帝和人之間，在這個失去創造的世界，上帝隱藏在必然性的面紗之下。必然性，就其順從而言，就是上帝的能力。薇依認為："唯一真正的美，唯一體現上帝真正在場的美，是世界之美。小於世界之物，無美可言。"[①]世界之美作為仲介，沒有自己的目的，正如對於手，筆桿沒有自己的目的。世界之美具有無名的特點，因此它沒有意圖、沒有目的，是完全客觀的、純粹的。在世界之美上，我們無法看到雕琢、想像、巧飾，一切都是巧奪天工的自然。世界之美是自然而然地合乎目的，但它本身沒有任何目的。正如，筆桿自然而然地合乎手的目的，但是筆桿本身沒有任何目的。薇依接受了康德的論斷，認為世界之美正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就合目的性而言，世界之美是純粹的。因此，薇依為陽光和雨水而動容。陽光和雨水對萬物都一視同仁，不僅降落於好人，也降落於歹人。這種普遍的仁慈，這種闊大的無目的性，正是上帝之永恆目的的形象。上帝的人格顯現為無名和非人，上帝的仁慈接近於無動於衷的客觀。

物質是基督教的神奇。正如聖餐禮中的餅和酒，這小小的物，被奉獻於人。這小小的物正是信仰的核心所在。同樣，世界之美，物質的美麗和豐饒，也具有聖禮的品質。只要我們與其在神聖中照面，我們就與世界之美在聖禮的關係中。聖餐禮中的餅和酒，不因個人而改變，它具有仁慈和恩賜的客觀性。同樣，世界之美的客觀

[①] 薇依：《在期待之中》，第 110 頁。[Simone Weil, *Waiting for God*, 110.]

性超逾了人的感受和主觀想像。世界之美的物質是無名的，是無法用想像去接近的，而只能用無知去接納。薇依強調不要在想像中接近世界之美，要棄絕想像。想像中的事物杜絕了現實性，使得現實性得以來臨的空位被想像所填補。想像所填補的正是虛空。在薇依看來，虛空是神恩來臨的可能性條件。想像在時空之內設想對象，並將由想像產生的對象視為現實的，從而產生了現實性的錯位。這種錯位是諸種不幸、罪惡的根源所在。人之所以要想像，是因為人有一種尋求平衡與報答的訴求。一種痛苦總是尋求相應的平衡和對等物，這就造成了想像，受苦之人想像一種事物可以平衡他的受苦。然而，這種尋求平衡的想像在薇依看來將痛苦播撒到了痛苦之外，使得惡得以繁殖。真正接近世界之美的方式是棄絕想像，直面物質，順從世界之美的必然法則。

存在著一種想像中的世界之美，譬如對肉欲、權力、金錢等的渴望。想像中的世界之美是對物質的世界之美的拙劣模仿。由於人在某物中摻入想像，以至於物質不能抵達人身，以至於人成為了對象物的奴隸。在想像中，人被必需性所奴役。想像中的世界之美，就是對自己製造謊言。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在心靈的深處，仍有一個“我”的痼疾在抵抗世界之美。人一旦拒斥想像、拒斥報答，那麼就進入了對“我”的傾空。薇依說：“對‘我’的摧毀。在這世界上，我一無所有，除了說‘我’的權利，因為運命會剝奪世上的其它一切，無論是我們的性格、我們的智識、我們的愛和我們的恨；但是不包括說‘我’的權利；除非它是極端折磨的後果。”[①] “我”是可以毀滅一切的偶然性最終無法毀滅的，因為“我”只能由說“我”的那個人自己去毀滅。棄絕“我”就是不要讓自己等同於想像中的自我，當我從想像的“我”中脫離剝落時，我已經在棄

[①] Simone Weil, *The Notebooks of Simone Weil* (V.2), trans. Arthur Wills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56), 337.

絕“我”了。棄絕“我”，就是將自己視為一無所是，就是傾空自己、成為仲介。接近世界之美，作為聖禮，正是從內心中鑿去自我、接納客觀的努力。

人一旦棄絕想像，就進入了某種專注中。創造性的注意力，使人接近世界之美。在物的必然性面紗上，人遇見了上帝。薇依接近世界之美主要有兩種方式：靜觀和勞動。靜觀譬如藝術、科學和修士的苦修。藝術中也存在著接近於世界之美的必然性，譬如詩韻的規則，藝術家面對詩韻加諸的不幸而實現對美的直觀。在藝術中，可以拯救被棄絕的想像，在更高的品級中重新接納想像力，這種想像力是從美直接流溢的，它灌注於人的被動性之上，它是清潔的靈感。科學是對世界之美的理解，在數學中表徵了世界之美，最終仍將回歸對世界之美的贊同。科學只有贊同世界之美，才能擺脫現代科學的狂妄和傲慢，才能對世界之美形成敬畏。勞動在薇依的思想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靜觀和勞動作為對立面，在更高的必然性關係中，在對接近世界之美的要求中統一起來。薇依認為：“村莊中的一切教育，都應以增加對世界之美、自然之美的感受性為基本目的。”[①]勞動是對世界之美直接的接觸，尤其是直接觸及了必然性。在勞動中，薇依著力於實現從重負向神恩的轉換，實現目光的反轉，從而形成一種勞動的靈性。勞動的靈性有助於人紮根於唯一的現實世界，而不是想像一個烏托邦，在苦難中紮根於此世，過紮根的豐沛生活。然而，人必然受到必然性的侵襲，人在此世不得不處於經常被拔根的境況中。然而無論如何，在靜觀和勞動中，人畢竟可以接近世界之美，可以紮根於異鄉。

[①] 薇依：《紮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第 255 頁。[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s Mankind*, 255.]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Weil, Simone. *The Notebooks of Simone Weil.* Vol.2. Translated by Arthur Wil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_____. *Intimations of Christianity among the Ancient Greek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耿濟之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TUO-situoyefusiji (Dosto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Translated by GENG Jizh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81.]

薇依：《在期待之中》，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年。[WEI-yi (Simone Weil). *Waiting for God*. Translated by DU Xiaozhen and GU Jiache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薇依：《紮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徐衛翔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年。[WEI-yi (Simone Weil). *The Need for Roots: Prelude to a Declaration of Duties Towards Mankind*. Translated by XU Weixiang. Beijing: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2003.]

薇依：《重負與神恩》，顧嘉琛 杜小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年。[WEI-yi (Simone Weil). *Gravity and Grace*. Translated by GU Jiachen and DU Xiao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薇依：《〈伊里亞特〉，或力量之詩》，吳雅凌譯，載《上海文化》，2011 年第 3 期。[WEI-yi (Simone Weil). "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 Translated by WU Yaling. Shang Hai Culture, no.3 (2011).]